百姓纪事

父亲的党徽

■王海中

病房里，父亲静静地躺着，吊瓶里的药水一滴一滴流到父亲的血管里，像岁月的年轮，一圈一圈在父亲血脉中叠加。我坐在病床前，像往常一样和父亲“调侃”。父亲性格开朗，说话幽默风趣，虽然病魔把他折磨得骨瘦如柴，但丝毫不影响他在我面前的那份自豪——76 岁的他仍然像小孩子一样，时常在我面前“炫耀”他 44 年的党龄。

“我这一辈子最值得骄傲的是我一生清廉！”

“那是因为你隐藏较深，上级没有及时发现你。”我像往常一样和父亲开着玩笑。

“啪”。毫无征兆，父亲重重地打了我一耳光：“你，你小子冤枉我，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公家的事。”我一下子愣住了，没想到不经意间的一句话，竟然引起父亲如此大怒。

父亲拔掉了针头。

父亲很快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弥留之际，父亲吃力地抬起手，指了指胸前的党徽，看着我勉强笑了笑，我满含眼泪地点点头，我懂他。

父亲走了。我默默地整理父亲的遗物，万箭穿心，都怪我。我小心翼翼地摘掉父亲在胸前戴了 44 年的那枚党徽，紧紧地握在手里，这一握，就是十年……

在家里，父亲似乎更偏爱我，有什么大事需要商量时，父亲总是说：“快叫王海中来，跟他商量商量。”我心中暗喜，感觉在家里地位很高，很受父亲器重，同时在心里又责怪父亲：“你就不能把‘王’字去掉吗？一点也不亲切。”可父亲依然我行我素，高小毕业的父亲可能只是感觉在学历上和我比较接近。

父亲尊重有文化的人，对我的要求更高，也似乎更严厉。秋天，生产队里的苹果园对我有难以抵挡的诱惑，但父亲不允许我去摘苹果。记得有一年收获后，我在园里捡遗漏在地上的苹果，在草丛里好不容易发现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来不及擦掉上面的一层灰，正往嘴里送时，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声音：“不准吃！”我赶紧回头，是父亲。

“遗漏的苹果为什么不能吃？”

“遗漏的苹果也是集体的，烂在地里化成粪也是集体的。”说完父亲夺过苹果，向集体的仓库走去。

我心中恼怒，决定“报复”父亲。

我偷偷把父亲最爱的一瓶酒倒掉，装上了水，心中做好了被父亲打骂的准备。父亲发现后，知道是我干的。吃饭时，父亲用手掌遮挡在嘴旁边，冲着我小声说：“是你小子干的吧？下不为例。”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对父亲也平添了几分敬畏。

是父亲引领我入党，又是父亲几次“阻止”我入党。我记得总共写了四份入党申请书，都没能过父亲那关，我的入党介绍人讥讽父亲时，他一脸严肃地说：“思想上不入党，写几句话就能入党了？”父亲看我的入党申请书就像老师批改作文，眉批总批中写满了他的反问话，他还把他的那支“英雄”牌钢笔递给我，说：“重新写！”

我被党组织批准成为正式党员的那一天，父亲把提前准备好的党徽亲自戴在我胸前，凝重而又不失幽默地说：“记住，从今天起，你又有了一个姓，姓党。”

父亲是村里的基层干部，他的工作方式我一直认为是迂腐的。多年后，我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国家公务员，看到许多干部抵制不住物质的诱惑而纷纷落马，以至于身陷囹圄时，我忽然想到父亲曾经给我说的那句话：“苹果是集体的，即使烂到地里化成粪也是集体的！”我突然懂了父亲，也懂了这句话，父亲的这句话成了我一生中最受用的一句话！

父亲走了，我把他那枚在胸前佩戴了 40 多年的党徽戴在了我的胸前。党徽已褪色，布满了锈斑，但它永远熠熠生辉，永远是我的指路明灯。②8

注事随想

三棵银杏树

■翟国胜

在单位机关大院里，有三棵银杏树，两棵雄性，一棵雌性。据说这三棵银杏树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当时单位的领导亲手所植，算起来有近七十年的树龄了。

二十多年前我曾在这所大院供职，当时并没有感觉这三棵银杏树有什么稀奇之处，与和它同时期栽种的法国梧桐相比，这三棵银杏树似乎还有些逊色——树冠不及法国梧桐那样大，树干不及法国梧桐那样粗，树枝不及法国梧桐那样长，树叶更不及法国梧桐那样阔。记得当时人们总是把“枝繁叶茂”“绿荫蔽日”这些赞美之词送给法国梧桐，而对这三棵银杏树，似乎并没有停留更多的目光。

二十多年后，当我再次走进这座大院，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当年人来人往的办公重地，如今已改为他用，显得有些冷清；院里的几行法国梧桐树，按照专家的意见，其树冠十多年前被锯过一次，以防被大风刮断。“树大招风”，专家的意见肯定有其合理性，所喜的是这几行法国梧桐树在经过十多年的沉寂后，现在又枝繁叶茂、遮天蔽日了，只是粗壮的躯干与细嫩的新枝明显不成比例，其斧凿的痕迹更给人以沧桑之感；而当年亲手植下这些树的几位“老革命”，也早已告别人世；就连我这个 20 世纪 90 年代“组织部里的年轻人”，也已经是年过花甲、两鬓苍苍了。

而这三棵银杏树似乎并没有大的改变，树高还是二三十米，树身也没有明显增粗，仍是那么笔直、那么挺拔，没有一丝老态龙钟的模样，只是树身上的道道裂纹随着主干的增高而日益明显。据说，银杏树是一个古老的树种，它的生长周期非常长，一般能存活几千年，是世上的“长寿树”，被称为“活化石”。而银杏树的生长周期又非常慢，从种植小苗到结果最起码需要二三十年，因而又被称之为“公孙树”，意为爷爷种树孙子才能吃果。古语说：“人到七十古来稀。”而银杏树呢，年届七十也许正值青春年华啊！

望着这三棵银杏树，我想，在七十年的风风雨雨中，这三棵银杏树抗击过漫天飞舞的风沙，聆听过垦荒者惊天动地的战歌，目睹了几代人由青春到白发的过程，见证了社会的沧桑变迁。在银杏树旁，我的父辈、我的同事，当然也包括我，我们就像演员一样演出了一幕幕人生的活话剧，或踌躇满志、或意气风发，或利令智昏、或殚精竭虑、或精诚团结、或祸起萧墙、或壮志未酬、或无可奈何，结局都是上台下台，来去匆匆。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三棵银杏树才是这所院子的主人，而我的父辈、我的同事和我，都是来去匆匆的过客。对于我们的人生表演，这三棵银杏树就像智者一样，只是默默地观看，笑而不语。它笑什么呢？肯定有赞美，当然也不乏讥笑。讥笑什么呢？讥笑的对象有我吗？我不敢再往下想。

历经沧桑的银杏树啊，为了世上能少些遗憾，请你告诉后来者——人该怎样生，路该怎样行。②8

人间草木

落花生（外三首）

■徐桂荣

落花生

每一朵花都有强烈的结籽欲望
每一朵都不惜蜕尽所有的柔软与芬芳
将自己低了再低
低了再低
低入泥土
泥土里深藏的秘密
只有泥土知晓

苦瓜开花

再苦的藤也能长出绿叶
再苦的汁液也能哺养出娇美的花
在朴素的枝头、平民的院落
它们一朵一朵仿若金盏
斟满阳光和宁静
当花朵结出果实
当果实以菜蔬的名义
被端上生活的餐桌
我相信
只有那个会品尝苦味的人
最知道什么是香什么是甜

梅豆花开

就选择在秋天吧
一年中最富饶最美丽的季节
把小梅豆打扮打扮
嫁出去
之后
坐在秋风里
看她步步登上高枝
一朵一朵地开花
一片一片地结荚
子孙满堂
大红大紫

摘葡萄

轻一些 这些水晶
这些大颗大颗的泪滴
是易碎的
稍不留心
就会流出黏稠的泪液
轻一些 再轻一些
她有多甜蜜 多润泽 多脆嫩
就有多少颤栗和疼痛
裹育其中
葡萄 这女性的果子
摘取她 请用专注的眼神
怜惜的手指
请用最干净的竹篮子
葡萄 这爱情的果子
或酸 或甜 或青 或紫
都宜于带回家 放进血液里
酿酒 酿诗①8

文字统筹 董雪丹 本版插图 普淑娟

■社址：河南省周口市周口大道 ■邮政编码：466099 ■准予广告发布变更登记的通知书 豫周 1902 号 ■本市每份零售价：1 元 ■印刷单位：周口日报社印务中心 地址：周口日报社院内